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六

十三蕭

昭昭公十四

仲孫糾會邾子盟于侵祥

公羊作侵夷

杜預註侵祥地閩

陸德明釋文侵字鵠反徐又尤

林及何休註不日者蓋諱喪盟後若議結善事徐元疏解云侵祥傳作侵祥客服氏族引者直作詳無侵字皆是所見異也

不日至善事解云上文五月夫人歸氏薨君居喪居喪而與人盟主三年秋平丘之會邾墓子與晉爲盟不客公盟而執事將理宜當見見其不信而不書日者正以身居大喪而不以爲憂是內惑可諱之限故爲信辭使若此盟方欲議論然其善事既齊因酌者晉氏作附二字與此同附氏及殺梁皆作葬因弱字也江充寃墓跋愚按自邾傳齊宣襄致兵於魯魯君葬之惠公葬視邾兩仇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知其罪義之邾邾受城既之奪槐障蓋深至周盟重丘齊晉既曉襄二十八年邾名未相昭元年魯會邾公之葬莫以此盟侵祥以修好也左氏傳孟僖子會邾莊

公盟于稷祥修好禮也。杜預註墓非存亡之廟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社稷。改喪葬謂之禮。禮德明。釋文據呼報反。靈言非禮也。禮也。詳見禮元。宋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註泉丘魯也。釋文學以其帷位怨反。一本作夢以帷幕音幕。遂奔僖子。其僚從之。註鄰女為僚友者。隨而奔僖子。釋文僚。方朋反。盟于清丘之杜。曰有子無相棄也。註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蓬氏之達。註副伴也。蓬氏之女為僖子副矣。列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釋文達為彼反。本又作為蓬。本又作蓬。初又反。說文蓬從升。接。上對反。今力呈反。孔穎達正義疏注。蓬副至助之。正義曰。禮有副車。傳車皆謂副賓之車也。謹本副伴之妻。妻為正通妻為副賓。蓬氏之女先為副賓。列居在外。故使泉丘人女與之聚居。今副助而為對偶之反。自稷祥宿于蓬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註字。養也。似雙生。釋文主如字。或一音所敬反。蹕於泉丘人。正義曰。以傳直云宿於蓬氏。即連吉生懿子及南宮敬叔。謂蓬氏所生。故傳蹕云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宜上讀為句。要義東丘人助蓬氏之蓬。謂副賓。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稷祥。孟僖子即仲孫丘。修好。修先君之好。婦去繁禮。

也。菴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以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禮謂之禮。泉丘人有女。東安魯邑之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夢以帷幕。蓋孟氏之廟。遂奔僖子。東丘之女。以夢故。奔歸孟僖子。其僚從之。鄰女之為僚友者。隨而奉接。子盟于清丘之社。東丘之女。與其僚友。結體于清丘之社。曰。戴書曰。有子。她日。設若无室。無相棄也。二人不得。雖相棄背。僖子使助遂氏之蓬。蓬。副偶也。遂氏之女。為僖子副妻。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東丘人女。令副助之。蓬。愁夫。反自縗祥及僖子。及自縗祥之後。宿于遂氏。留宿于遂。遂居在外者。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東丘女生二子。長懿子。次。敬叔。其僚無子。東丘女之僚友。無所出。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養敬叔。以名子。葉夢得蠶。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縗祥。修好禮也。盟。常事也。傳於此。特言禮。蓋謂齊歸薨。不廢修好。發例。按邾。魯前此未有怨而不可釋者。何遽而盟。若但爲好。是忘哀也。以是爲禮。孰不可爲禮。陸淳辨疑。左氏云。禮也。趙子曰。按春秋。盟會是常。何獨於有喪之時。而稱得禮。是時又無大患。邾又小國。何能有救患之益。而汲汲云禮。杜。謂會義大夫出。盟專之之義。前屢見矣。此書會而又曰盟者。所以志。盟會皆專在大夫矣。左氏。傳注。並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趙子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周。前杜。

頤流息齊高閭集註始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及邾儀父盟于趯。是魯侯親與之盟會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仲孫纘會。邾子盟于穆祥。然自是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是吾大夫與其君盟會耳。然則魯邾之更為強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修好。然而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耶。後書可見。平齋洪容叟說德不孤。必有鄰修諸已者無闇。人將觀而化慕。而來不期親而自親矣。否則寡助之至。親戚亦叛。安能強人之我附乎。公立以來。君臣如晉。如楚。如齊。如宋。如滕。無虛歲。與國無一介之跡。涉魯庭者。且十年。邾自昔屢朝于魯。今亦見侮。不復至。蓋僖子至。往會于穆祥。以修好禮。我無以來之。宜輕於鴻毛矣。本訥趙鵬飛經答邾悼公。嘗仇於魯。魯訴之晉。晉執邾子。取邾田。既而庶其竊邑來奔。畀我。繼以叛至。邾失邑。失臣。失民。實弱且危。故不得已而朝魯。襄二十八年之朝是也。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今仲孫纘會。邾子盟于穆祥。會嗣君。且修先好也。家鉉翁詳說。喪不二事禮也。前既蒐于比蒲。此復為穆祥之會。春秋皆繫之五月之下。所以貶也。或曰。春秋不為魯諱。鄭曰。魯不諱喪。而講行常事。如常日。春秋不得為之諱也。黃震曰。抄初邾悼公屢困於魯。不得已。而襄二十八年。來朝昭元年。

悼公卒。莊公立。未適於魯。故饗與之修好。故饗備忘公羊注云。諱喪盟。若結義善事。趙伯淳云。春秋盟會常事。何獨於有喪之時而得禮邪。蓋其時無大故。邦又小國。何有能致患之益。而取諱喪盟之誣。趙氏之論固是。然非君親出盟者。比以三家為之也。左氏曰。修好禮也。注謂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經筌復曰。會嗣君且修先好也。今詳經筌之言。豈以為修好為禮也。蓋趙氏以急緩之時言之。今無故而喪盟。誠不可也。上比蒲之蒐。胡氏有云。有門庭之冠。乃身從金革從權而無所避。唯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因知此盟雖不可比之三家之儀。不忌喪而蒐。非善也。書饗所以殺魯君親盟者之罪。以是時魯政在三家之久故也。程端學本義。君有母喪。未葬而饗。儼然與邾子盟非禮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箇。高誥曰。見前息齊高闈集註。李廉會通按公註以為諱喪盟。故不曰然。春秋內大夫盟會諸侯者。尤惟鄭丘。高繹書曰。餘皆不日。則何氏之說不道矣。左氏傳注並見前。俞臯集傳釋義。因會而盟。未前定也。左氏案見前。趙滂集傳。不月略之也。列在成元年。趙滂屬辭。內大夫特與諸侯稱會者。一邦衡集說。著魯臣之贊。猶而要盟於小國。王氏曰。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講

蒐禮仲孫皆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魯之臣子於君親盡矣。高氏曰
見附急春鳥附集註。左氏傳註並見前趙大同見前桂海錄

秋季

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愁

意公羊作隱。詩公羊作旣。罕公羊作軒。厥
愁公羊作居銀。杜預註厥愁地。闕。徐

德明釋文。楚。楚何反。楚東新反。後五而反。一音五韓。居銀。並如亨。徐
房疏于居銀。解云。左氏。穀梁作厥愁。宋左氏傳。楚師在蔡。杜預註向西

月之晦。陸德明釋文。向本又作向。亦作向。同許亮反。晉荀吳謂韓宣子
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註。物事也。孔頤達正義疏。物以無

親。正義曰。物事也。事事如此。以是故。無人肯親我。晉因晉之不能。亦可
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釋文特焉於憂反。董吉將易用

之十六。詳見開二年秋會于厥愁。謀救蔡也。註不言救蔡。不果。救鄭子皮
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
蹙楚盈而罰之。注。是急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
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註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

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釋文解惠後反。復於扶又反。本又作復在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註狐父晉大夫。釋文鈔音姚。叔亮東晉解楚師在蔡。向四月之終。晉荀吳謂韓宣子。晉荀吳告歸。起曰。不能救陳八年。楚成陳。晉不能救。又不能救蔡。今年楚圍蔡。又不能救。物以無親。物事也。事無所親附。晉之不能。晉之無能。亦可知也。於此可見。已爲盟主。首爲諸侯之盟主。已。晉絕而不恤。亡國而不憂恤。危亡之國。將焉用之。安用盟主爲也。馬音傳。秋會于厭愁。晉會諸侯之大夫于厭愁。謀救蔡也。不盡。故蔡不果。故鄭子皮將行。子皮將會厭愁。子產曰。行不遠。言此行不必能達到。不能救蔡也。雖欲救蔡。將不能也。蔡小而不順。蔡小國也。而桀。雖不順。楚大而不德。楚大國也。而桀暴不憲。天將棄蔡以墮楚。天將棄絕蔡國。而以墮滅楚惡盈而罰之。罪惡盈滿。而降之罰。蔡必亡矣。蔡必滅亡。不可復救。且喪君而能守者。其君爲人所識。而能保守其國者。喪君。喪矣。元年。楚子弑君而立。子。在大梁。復三年。歲星周復於大梁。盡王為急之數也。周知其必有咎。與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狐父晉大夫。請楚。

救蔡。弗許。楚人不許。葉夢得讞。會于厥然。謀救蔡也。右文九年。公子遂會晉人等救鄭。傳以爲趙荀。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也。緩不及楚師。故皆書人。以繼不終。襄三十年。晉人等會于澶淵。宋災。故傳以爲叔孫豹。晉趙武。齊公孫蕡。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也。謀歸財而後無歸。故皆書人。以尤不信。此果爲救蔡耶。則當書救以爲謀。救而後不果耶。則前諉不及師。且見貶。况不行乎。救災。捍患。諸侯之義也。宋災無歸財。而貶蔡。固謀救不果而無貶。吾莫知其說矣。然則此會適在圍蔡。救之之中。故傳意云爾。是宜別以事會。言救蔡者妄也。趙坊補註。將焉用之。陳氏曰。傳見晉大夫自憂。其不競。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傳見晉人能合諸侯。而畏楚。悔哉。故不能救。蔡。葉氏謂謀救。蔡。不果。無敗。辭。疑傳妄。胡氏。乃謂心欲救。蔡。而力弗加。則無惡有愧於荀。吳矣。且不知。昭公而後。大夫有事。患。從其恒稱。胡安國傳。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於處。反用之。會于厥然。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江、克、寃、墓、跋、商、人、弑。會襄公三十一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曾卿誰而不書。

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蓼昧服義，因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蓼昧荀吳云：「易爲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貳乎處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晉侯諸侯略而不序，亡。蓼昧夫也。義利之分，秋則不同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譖而不書，失重輕之別。筆列反不固也。亡義利之分，爲不仁。失重輕之別，爲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恩也。見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蓼昧按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憲於楚師，固之後滅蔡之前，則中國大夫救患之義，雖微傳其事，著矣。夫時降革舊矣，之當也。故厥憲之大夫，不能統養不待貳絕而寒惡見臣族君子疾父，非當之榮也。故手扈之諸侯，澶淵之大夫，不能討此，以降貳絕，以見其惡。

杜氏曰：見前杜預注襄陵許氏曰：見張洽集注。張洽集註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憲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讞也。禮見前左氏傳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杜譖會義春秋之作仲尼，傷王道之不振，而中國不紀，夷狄雜擾，而諸侯無法矣。是以聖筆所錄之事，楚夷狄也。而錄於諸侯之上，以志諸侯不攘正而反爲之受制也。降杞國之於微國之列。

以志夏后之後不足成之而反至於凌弱也。聖人之意非實欲伸楚而抑杞也。蓋傷王道之不興而託文爾。左氏曰見前發微曰見前詳復尊王發微葉夢得傳華亥北宮佗宋衛大夫之三命者也。息齊高閭集註楚師在蔡諸侯將謀救蔡而不能也。故不書救蔡。夫蔡能堅守不下。此其易助也。而晉合天下之兵。畏不能救。遣使請命。示以不能。使夷狄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亦以宋之盟故也。卿不足書。而書之者。國中不競。苟有善意。斯存之矣。自是春秋記事。益略鮮。有深謙重貶者。蓋不復以禮義望諸侯之君臣矣。間一見之者。存不忍弃之仁也。慈湖楊簡傳按左氏楚師在蔡。王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不書救蔡者。春秋明晋君臣道不全德不備。不能討弑父弒君之賊。無幸者多。緣四海之內大亂常情觀當時事勢。必以爲難而恕晋。而春秋不恕者。以於道可以行道。心虛明無所不照。知曲折變化無所不通。湯七十里。丈王百里。尚能運天下於掌。而况於諸侯千乘萬乘。而畏楚乎。謀於蔡衆。置賢君焉。不利其土地而後可也。瑞明戴溪講義甚矣。晋之謀國者。無識也。當楚之滅陳也。陳未有大罪。晋爲盟主。孰視而不救。蔡侯既得罪於君父。中國不能討。使夷狄借其名誘而殺之中國。固當愧赧羞縮。而晋之大夫方謀救蔡。是何其倒

置若此也。義不足以蓋楚，力不足以庇蔡，厥怒之會，徒以重蔡，世子見親之禍爾。平齊、泓、宋、楚、魏，晉自重丘之後，諸侯不會者十八年，繼之後，諸大夫不會者十年，而諸夏皆奔走于楚。晉君惛濛，而臣苟偷，不復念霸業之紹矣。陳滅不能救，蔡圍又不能救。昭公初立，韓宣子勉強為厥怒之會，以謀救蔡，而終不能以此見政柄倒執，未有能擅其國者。是會序大夫無讒辭，不足譏也。不屑之教誨也。未訥趙聃，飛經至蔡，般弑君，楚虔滅蔡，均天下之大惡也。初般之逆，晉不能討，固已失之於前。今楚討般而出救之，則若失之於後，故厥怒之會，晉合諸侯之大夫，觀望不進，蓋不救則懼，蔡滅而罪集于晉，救之則恐怙般而見責於楚，故出兵于次，而示救蔡之形，實不敢救也。聖人不與人以無實之名，故書會而不書救焉。然澶淵之會，謀周宋，笑而亡其實，則聖人書宋笑故，而大夫皆人以責之。此八大夫無貶詞，何哉？蓋于時楚實暴橫，晉又不振，其能一舉而犯虎狼之鋒乎？故厥怒之會，雖不及救，而聖人不責，不強人之力不足也。力不能救，而徒為是會，以釣救人之名，此聖人所以書其會而不書救以譏之，則未聖人不責其不能救，譏其無而取名也。季俞集義謝湜曰：大夫會于厥怒，謀救蔡也。方是時，夷狄益強，中國益弱。故大夫將欲救蔡，而卒無成功。書會不書救，罪之。

也。故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晉之不能，亦可知矣。」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胡安國曰：見前家鉉翁詳說，按左傳謀救蔡也，或曰：蔡當殺乎？曰：「殺可討而蔡不可滅也。」今殺已死，而處之兵猶頗於蔡下，必欲乘其危亂而取之，此盜賊之兵。中國諸侯共起而擊遂之義，之所得為也。爲晉君者，當使人諭之楚，責以違載書，善與，其滅與國之罪，彼處雖有冥不靈，國中猶有人，豈不畏義而止？而晉之用事者庸猥無能，乃使人卑詞爲蔡請益，爲夷所侮辱，而蔡遂滅矣。厥愁之會，欲以何爲？既乃逡巡而引退，晉君猶有知韓起，其不爲首戮乎？黃震曰：「抄趙氏曰：于時楚實暴橫，晉久不振，聖人不責其不能救，譏其無實而取名也。愚謂晉一切避楚，楚屢滅國而晉不問，此平公之爲也。」今昭公初立，猶知蔡之當救，而力未能，其志可念，未必以此取救之名，其蔽蓋自盟宋，相兵來矣，惜哉！傳見前左氏傳許氏曰：見前張洽集註。陳深讀春秋編晉韓起率諸侯會于厥愁，謀救蔡也，經不書救蔡，以其畏楚而不能救也。楚自會申之後，滅陳，因蔡愈肆其暴，晉爲盟主，恬不之恤，惟荀吳以爲不恤，亡國將焉用之？茲役既合天下之兵，而不能救，徒遣使請命于楚，而楚弗許，是示之不能，而楚益驕，且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得以行其虐也。然書此無貶者，聖人感世變，若此，故略之。

而不復以禮義望諸侯矣。此復間一貶之。而又不忍終棄之也。敬錚備忘此本教蔡而不書教以不果其教也。雖皆大夫然猶序者雖不果教而心則有相教之善以楚方擅大不克救爾師氏謂得序者其力不能非貶也經筌謂澶淵之會無歸宋財皆人之不強以人力之不足也力不能救徒爲是會故書會而不書教胡氏謂謀救而力不加無惡但任氏謂竊救蔡之名以欺衆考之聖經大夫皆康則此說似大嚴若扈之盟以將討齊取賂而止不可同也。程端學本義晉既失伯楚圍蔡而莫之恤八國之大夫自爲會天下之勢可知矣。義又見文十二年會于承匡程端學或問曰季孫意如會晉齊宋衛鄭曹杞之大夫子厥然先儒皆爲謀救蔡而子違之何邪。曰謂謀救蔡者左氏之說葉氏辯之矣今以經文考之不見教蔡之文以事跡觀之一會之後楚自滅蔡葉氏所謂適在教蔡之中故傳意之者近之矣程端學辨疑左氏曰楚師在蔡至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急按三五王其有咎美惡周必後之説與公子棄疾固蔡傳同爲不經之論葉氏曰是前葉夢得讖前輩集傳釋義華氏亥名北宮氏佗名皆三命大夫爲會謀救蔡也左氏傳見前胡氏博見前胡安國傳趙蕡集傳謀救蔡而弗克也楚師在蔡晉荀冥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爲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厥懶而不能師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則韓起之懦也梁寧考義傳云謀救蔡則大夫專之固無以制楚矣及請于楚弗許未楚固諸夏君多親行晉謀救蔡則大夫專之固無以制楚矣及請于楚弗許未楚固許於是遂已獨不能以大義責而伐之參觀是會有以見晉之衰矣李衡集說著晉之不能救蔡而徒合諸侯見中國之益衰也蔡世子有嬰城堅守死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懶合八國之衆將以救蔡畏而不進狐父往請徒示之以不能故楚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韓起之罪也左氏曰見前汪氏曰見前汪充寬纂錄胡氏曰見前胡安愚傳左氏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杜預注單子單庶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註昔宋朝內列位當處謂之表著陸德明釋文篇張唐反後治居尊法又下同鄭呂唐反孔穎達正義疏著定至來著正義曰著客謂停立定處故謂朝內列位當處也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雖其貴賤之等五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大夫上卿大夫西面北上正侯故士庶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夫大僕從此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鄭玄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此是朝上之尊貴賤有定處也會有表亦是位之定處但著下言寔則表亦是寔故直言會有表且俗本表不有雜錄

也野會設表為位亦當有物充應如今之位版也謂之表著者社意當以下文表著之位謂此也劉玄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為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矩為今知非表著杜意當以下大會謂之言必開於表著故於朝有著之文并擇下文會有表以配著故云謂之表著所以覆始下文非謂著之一案即名表著也劉玄不違杜意而為規遇非也會有表謂野會設表以爲位號注野會至焉位 亞羣曰禮諸侯建旆設旛以為表大周禮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歲言一門觀禮云諸侯朝于天子爲言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表其君之旌置于宮西左公侯伯子男皆執其旛而立鄭玄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為其君兒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西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西北上尚左者建旆公東上侯先伯伯東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壇門或左義右各就其旛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是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爲位也用禮大司馬中之贊大闢門立四表是以設表爲位也盟主之會諸侯必亦辟表位大夫聚會古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言目衣有襪帶有結襪領會繕帶結表之釋文禮古外反諸文云帶所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

位。所以昭事序也。禮不過結祿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關令。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禮不登祿。言不過專禮。不違客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服不從。註說正曰。恭言贊曰。從。釋文。尊者下同。疏言。不過失。正義曰。吉鑒所聞。不過一失。

正義曰。洪範五事。說曰。恭言曰從。其意云。家範當恭儉。言是則可從。是說正曰。恭言贊曰。從。無守氣矣。註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疏無守義。正義曰。吉無守身之氣。將必死。要義韻有著定。謂路門外之位。會有表野

會之位。設詣尚左。並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即單成公。視下其視過。下懦懦然。言徐。其言太徐。奉人然。叔向曰。昔叔向譏之曰。單子其將死乎。言單成公。其有將死之諱。朝有著定。朝廷有著定。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對。會明設表。以為傳衣有祿。祿衣之猶會也。帶有緝。緝。帶緝也。帶大業也。會朝之言。凡會朝之言。讀。必闇于表著之位。其聲溫和。適中。止達于表著之位。不過於後。所以昭事序也。所以昭明行事之次序也。視不過結祿之中。會朝之時。視不過於祿。祿帶緝之中。不過於下。所以道容貌也。所以道達容貌之共。發色言以命之。言語足以命之。毋失其穆容貌以明之。家範足以明之。毋失其恭。失則有關。失言失體。則

於事有所廢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舊長也。言單成公爲主官之長而命事
於會而命諸侯之事於子威之會視不登帶禮不登於大壇之高過下也。
言不過失言不避於跬步之微大德也。貌不道容是貌不足以道恭敬之
容而言不昭矣而言不足以昭行事之序不道貌不道容不恭禮正曰恭

恭音恭不昭○不昭不從○吉順曰從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矣為此

年冬單子卒起木止齊陳傳良章指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傳見特相會

雖王卿士不盡東萊呂祖謙傳說今單子爲王官伯齊桓晉文爲諸侯之
伯今單子是王朝之臣纔出會盟又爲桓文之伯洪皓紀談視下言徐

成公視下復言徐叔向知其守氣無良爲會朝昭事序定公容備可同書

傳云夏前左丘傳接定十五年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焉其容仰
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
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公葬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

使賜多言者也後七九月己亥高閭集註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年曾入邾執邾子

二十三日

杜預註齊禮。陸德明釋文齊加宰。左氏曰九月葬歸公不惑。晉士之送
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邾杜預註言賜公必出在邾野不能有